



上海外国语学社——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干部学校

□ 解永越



1920年9月28日，在上海《民国日报》的第一版上，登载了一条“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银二元。日内即行开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此白。”以外国语教授学生，这样的学社在当时并不多见，所以招生广告一经刊出就引起了人们的热议。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所学社？谁开办了这所学社？办学社的目的是什么？这所学社又培养出了哪些人？

承担革命任务

上海外国语学社（以下简称学社）的创办者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更好地掩护刚成立不久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展革命活动。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翻译杨明斋等一行来到北京，见到了李大钊，之后又经李大钊介绍，来到上海与陈独秀见面。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成立。在维经斯基帮助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决定在上海法租界的新渔阳里6号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出面组织，以公开挂牌形式成立学社。据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后来的回忆，之所以在上海法租界的新渔阳里6号创办学社，是“因为经常有很多人住在那里进进出出，不大方便，门口就挂了一块外国语学校的牌子。当时也真的学了外国语——俄文”。

1920年9月，学社在新渔阳里6号正式成立，杨明斋任校长，俞秀松任秘书，负责学社具体事务。学社主要教授俄语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知识，一方面帮助学员掌握外国语言，另一方面指导学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努力创造机会使学员参与革命实践活动。学社开办时，学员人数大约为二三十人，招生最多时达到五十人，这些学员以分组编排的方

式，分散居住、集中学习。同处在新渔阳里6号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学社存在不长的时间里，在学员中发展了二十多名团员。学社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培养干部的学校，为输送革命青年赴俄国留学发挥了重要作用。

拥有“顶配师生”

学社聘请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担任教员，课程内容包括多国语言，如俄语、英语、法语、日语等，而俄语是其中最重要的学习内容，因此，学社也被称作是“俄文专修馆”。杨明斋、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负责教授俄文，李汉俊教授法文，李达教授日文，沈雁冰教授英文等，可谓名师荟萃。当时党的领导人对于学社办学一直十分关注。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一些教员的状况也有所调整，如库兹涅佐娃随同丈夫维经斯基返回俄国，杨明斋赴俄开会，学社亟需俄文教员，经陈独秀等人联系与沟通，学社又聘请老同盟会会员王维祺的女儿王元龄教授俄文，从而使得学社基本教学活动得以延续。

学社除了设置各种语言教学外，也设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关课程，目的是使学员掌握革命理论，更好地从事革命工作。为此，学社邀请了一些思想进步的学者担任马克思主

义课程教员，如聘请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陈望道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据肖劲光回忆：“我们在这里除了学习俄文，还听讲马列主义的课。我读的第一本马列的书就是外国语学社发的《共产党宣言》”，“书是由陈望道翻译的，马列主义课也由他主讲，每个星期日讲一课”。此外，学社也聘请李汉俊讲授《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达讲授马克思主义相关课程。除了常规课程设置外，学社有时也在星期天举办报告会，陈独秀等人来学社作过报告，这对于学员提高眼界，打开新的视野具有重要作用。

除了精选教员外，学员也需要经过严格考察与筛选。学社采取公开招生和推荐入学两种方式，并以推荐入学为主，推荐入学的学员大多是国内各地的优秀青年，如刘少奇是经长沙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介绍入学；任弼时、肖劲光等则是由毛泽东和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入学；汪寿华等是经陈望道、俞秀松介绍入学；吴葆萼、蒋光慈则是经陈独秀介绍入学……因此，一批胸怀救国救民之志的青年来到了学社，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学习。多年以后，一位学社学员回忆道：“我们的学习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到俄国去，学习革命道理，回来搞革命，改变落后黑暗的旧中国。所以，我们学习俄文，都很用力，很刻苦。”在不到一年的办学时间里，学社培养



上海外国语学社旧址

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离开学社后，很多学员投身到伟大的革命洪流中，逐步成长为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群星璀璨的师与生，共同奠定了上海外国语学社在党的干部教育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办学成效显著

学社学员并不是全脱产学习，学员的培养主要采取“半工半读”的形式，有时上完课后，学员还为革命活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印刷、刻板、发放传单等。这种培养方式使得学员能够将所学知识与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据学员曹靖华回忆：学员们“分散居住，集中学习，除外语外，还可阅读《新青年》、《共产党宣言》、《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以及介绍苏联、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我如饥似渴地接受新思想的熏陶。”肖劲光回忆：“我们一般是上午学俄文，下午除学习外，有时刻钢板、印传单，有时还要到工厂联络，上街散发传单。遇有纪念日，就参加游行。每当游行时走在前边举旗杆的经常是我们这些人。”此外，一些学员还为《劳动界》《华俄通讯社》等进步刊物做抄写、校对工作。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以学社为依托，成立了诸如上海机器工会、上海印刷工会等工人组织。此外，诸如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筹备的第一次纪念国际劳动妇女节活动，也是在学社所在地新渔阳里6号进行的。

由于资金缺乏、硬件设施薄弱，学社与上海的一些高级学校相比，条件相差不少。教室空间狭小，甚至教师讲课站的地方都很局促。很多学员合住在法租界的亭子间里，吃着最便宜的包饭，没有床，睡在地板上。但是他们“一想到将来去俄国学习革命本领，回来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学习的劲头就非常足，特别是学习俄文很刻苦。从1921年开始，由于革命工作需要，学员开始分批赴俄学习。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将上海的新渔阳里6号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在这里诞生的上海外国语学社也渐渐被人所熟知，它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却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革命青年，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杰出领导者。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李启汉、汪寿华……一个个熠熠生辉的响亮名字，与上海外国语学社一起，镌刻在红色历史记忆的深处。

站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仰山最高处向南望去，可以看见位于北二环内的鼓楼，那里是老北京中轴线北面的端点。

北京中轴线从元朝开始形成，历经明、清、民国，至今已有750多年的历史。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全长7.8公里。千百年来，尽管历史变迁、世代更替，北京城市建设始终以这条贯穿南北的轴线展开，构成今日贯通古今、气势恢宏的北京城市格局，在世界城市建设史上堪称独一无二的存在。正如梁思成所说“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保持中轴线原有风貌基础上，扩建改建了天安门广场，新建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毛主席纪念堂。1990年北京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中轴线沿鼓楼外大街北延到北四环，东侧建起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成为第十一届亚运会主会场；西侧建有中华民族园。如今，随着北京的发展进步和城市的不断生长，中轴线北端已经延伸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走进一片山水和绿色之中。看到刻着“北京中轴线仰山坐标点”的石柱，让我浮想联翩。

北京在1990年成功举办亚运会之后，开始启动申办奥运会的相关工作。场馆选址和配套设施建设无疑是重中之重，并考虑沿中轴线向北扩建奥运会主场馆的计划。但在启动申办奥运会产生了不同意见，焦点是把举办奥运会的主场馆和核心区放在南城还是北城。一些建议是从施工对北京空气质量和环境的影响、交通拥堵状况、商业和服务业布局、南北城发展格局等角度考虑，主张放在南城，选址应在东南四环与京津塘高速公路东南角或亦庄地区。

我想，1999年12月9日北京市政府研究奥运会选址的专题会议注定要载入史册。那次会议上，大家摆出不同方案并阐述各自理由，经过充分讨论，最后决定选址北城，也就是成为2008年奥运会主场馆的“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国家体育馆、奥林匹克公园及森林公园的大片区域。这块土地规模完整，周边环境优美，可以说是城市中心区最为优质的一块土地。更难得的是它位于北京城市中轴线北延线上，为这条历史轴线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时代内涵。

北京中轴线是一条历史的轴线，也是一条文化的轴线。中华文化讲究天下一统、中轴守正、平衡对称、和谐完美，在这条历史轴线上无不得到生动体现。围绕中轴线的建筑布局严格按照前后照应、左右对称、天地人和谐的理念展开。如在紫禁城南方向上，前边是理政和举办重大活动仪式的地方，接下来是生活区，然后是花园；外城天坛对应先农坛，东便门对应西便门，太庙对应社稷坛，东华门对应西华门，东直门对应西直门等。

如今，在这条北京中轴线的延长线上，到处建起体育文化设施和市民公园，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中华文化的传统得到生动体现，另一方面更感受到国家的发展进步和开放姿态。比如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分列中轴线东西两侧，一圆一方，延续了中轴线建筑左右对称、方圆关照的文化内涵。同时，“鸟巢”和“水立方”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样式新颖、别致、开放，成为现代元素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的典范，既有庄重厚实的文化内涵，又有新潮浪漫的视觉冲击力。我由此想到，体育运动在封建社会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今天把重大体育活动举办地放在中轴线延长线上，以如此耀眼夺目的方式展现给世界，这是历史性的深刻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鸟巢”“水立方”向北，中轴线东西两侧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科技馆、国家体育馆、国家会议中心、亚投行总部大楼等建筑气势恢宏，各具特色，是中国繁荣发

让中轴线走进山水

□ 任启亮

展的见证，更是中华民族鉴往知今、走向未来的生动写照。开放的中国，发展的中国，一步步走向世界，拥抱世界，从中轴线的不断延伸可见一斑。

沿着北四环上的北辰桥一路向北，一直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大门，这条北中轴延长线上的景观大道笔直、开阔，脚下的石板路面既庄严平坦，又亲切温暖。大道两旁火树银花，花团锦簇，尤其是两边栽种的几排高大的银杏树，一直延伸至奥森公园南门前，每临深秋，黄金般的叶子铺天盖地，为这条景观大道增添了迷人的风采。这里游人如织，有如我者隔三岔五就要来转转的“老北京”，更有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游客。经常听到导游介绍“鸟巢”“水立方”的建筑特点和功能，讲述这条中轴线的前世今生。讲解者脸上洋溢着自豪感，听众脸上也写满欣喜和幸福的表情。

这里是举办重大体育赛事和文化活动的场所，也是开展科技、历史、文化展览展示和普及教育的地方，更是一个市民活动中心。每到晚上，“鸟巢”灯火通明，“水立方”蓝绿交替，玲珑塔五光十色，蓝色港湾霓虹闪烁，奥林匹克塔色彩斑斓，景观河道的喷泉变幻莫测。人们载歌载舞，健身操、太极拳、模特队、集体舞、合唱团应有尽有，还有人拉二胡、吹小号、抖空竹、踢毽子，绵延数公里的中轴线延长线景观大道热闹非凡，成为欢乐的海洋。

跨过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大门，中轴线一头扎进大片草地和奥海之中。从永定门一路走来，承载千年辉煌、越过岁月沧桑的北京中轴线，走进山水，走进自然，消失在一片青山绿水之中。

一个初秋的夜晚，我沿着大理石铺成的中轴线景观大道来到奥森公园。游人都离园，整个公园渐渐安静下来，风清气柔、群星闪烁。我站在两尊巨大的泰山石之间，前方依次是草坪、水面、仰山，空气中弥漫着树木花草的味道，大自然的气息扑面而来。仰山蜿蜒，划出一道逶迤的曲线，在夜色中苍苍茫茫，一片森然。

我知道，仰山的背后是车水马龙的五环路，是北京城的万家灯火。一种感慨不禁油然而生：随着时代的变迁，中轴线跨越千年的铁马冰河，在今天逐步回归自然，正走进千家万户的世俗生活中。



起房造屋的记忆

□ 李海培

清晨，我在清脆悦耳的鸟鸣声中醒来。拉开窗帘，发现又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我索性起床洗漱，来到小区散步。小区里小桥流水、绿树成荫、环境怡人，不少老人在院内的小亭中喝茶、聊天、下棋，还有小孩子在草坪上玩耍，到处都是轻松惬意的氛围。走到小区门口，回望我家住的楼房方向，一排排楼房沐浴在朝阳的光辉里，显得更加整洁漂亮。在幸福感油然而生的同时，也唤醒了我对多年前家里起房造屋的记忆。

我的老家住在贵州山区，家里起房造屋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事，那时我家7口人住在一间又矮又小的茅草屋里。每年春风一起，屋顶上的茅草就被风刮走，露出光秃秃的屋顶。每当雨季来临，常常外面下大雨、家里下小雨，只能把能接水的锅碗瓢盆都用上。风停雨歇后，家里的被子衣物都被雨水浸湿，往往要晾上几天才干。贵州雨水多，遇上连续下雨的天气，情况就会更糟。

眼看着我们兄妹3人一天天长大，盖房子成了最重要的事情。父母亲起早贪黑干农活儿，拼命挣钱攒钱。到了1989年冬天，终于攒够了钱，准备

破土动工起房造屋。盖房子离不了众乡亲。那时没有挖土机等机械设备，下基脚、挖土、开山撬石全凭人力，许多道工序都需要请人。在建房的日子，凌晨两三点钟，母亲就起床生火做饭，家里虽然拮据，但母亲说乡亲们耽搁自家的活儿来帮忙不容易，必须让大家吃好吃饱。

那时我十五六岁，父亲给我一担箩筐，让我走村串户收煤灰。在老家，砌墙时常用石灰和煤灰按一定比例混合，用水搅拌成灰浆，当填充料固定石块。我生性腼腆，一开始扛着空箩筐这家门前瞅瞅、那家门口望望，不好意思进门收煤灰。可是，为了住上梦寐以求的、不漏雨的新房子，这些窘迫的心理都被我克服了。

记得有一天，我收了很多煤灰，坐在路边喝水休息，抬头看见了树上叽叽喳喳叫的喜鹊。这是一棵很高的楸树，喜鹊窝就架在上面最高的枝杈间，它的外层是由粗大的干枯树枝纵横交错而成，很结实牢靠的样子。因为小时候淘气时常爬树掏鸟窝，我知道它里面有羽毛、细枝或柔软的干草。舒适的喜鹊巢避雨挡风。连鸟儿都有这么好的窝，我仔细观察着，心

里充满了羡慕，眼泪不禁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当时的那种心境让我终生难忘……

砌好框架，选好房梁，备好檩条，接着就是买瓦盖房顶，还要请木匠做门窗、打家具等，事无巨细，都得考虑周到。有些活儿是可以承包出去的，但父亲为了省钱，能自己做的就自己做。房子起好后，父亲老了许多，仿佛脱了一层皮。母亲也像大病初愈的样子。

家里终于住进了用汗水换来的新居，改善了居住条件。但整体上看，生活还有很多不便利。和很多山区一样，家里的日常生活用煤，需要到十多公里远的地方去挑。当时每家都在屋檐下盖个煤棚，灶旁有个煤坑，将煤粉和富有黏性的黄泥巴按一定比例混合，用煤棒舂碎舂酥，烤干成煤团用于生火煮饭、取暖，环境很不清洁。

十八岁，我考学离开了家乡。此后，想起家乡来，常常是百感交集，既深爱那个自小生长的地方，又“嫌弃”记忆中那些贫穷落后的过往。又过了十多年，父母亲去世后，家乡的老屋留给了大哥。

近十多年来，家乡发生了巨大的

